



我第三次迈入耕茶职工学校文科补习班的门槛。

屡考屡败的我终日愁云满面，寡言少语，即便是勉强挤出几句言语，也让人感受到一股凄清的氛围，旁人难以捉摸我的心思。

有时，我会聚精会神地倾听，似乎捕捉到了他人未曾听闻的声响，眼眸中不经意间流露出一抹难以言喻的喜悦之色；有时，我又会凝神远望，仿佛望见了他人无法目睹的景象，神情变得那般庄重、肃然。

由于我视力不佳，身形矮小，被安排坐在教室的最前端，可我内心渴望能够独自蜷缩在教室的角落，无人问津。

每当老师向我提问时，我总是显得格外紧张，即便是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也常常答得驴唇不对马嘴，甚至引发一阵哄笑的嘈杂场景。我又羞又急，更是手足无措，老师示意我坐下，我却仍旧呆立原地。此刻，哄笑声四起，我倍感尴尬，不明所以自己何以变成这般模样。

然而，我并未彻底丧失希望。有时，心中涌动着一股无尽的期盼，一种对生命的渴望，对同情、理解、温柔的深切渴求。

教室里弥漫着沉闷、压抑的气息。本是下午自由活动的时间，可众人却都不愿离开教室，尽管大家的神情显得如此无奈与厌倦。

“臧夕稳，你有脚踏车吗？”我正低头默默背诵着历史大事年表，猛然抬头，只见申雅倩站在身旁，我显得有些不自在。我还未弄清状况，便茫然地望着她。

“哈哈，书虫，我来问问你，有没有自行车呀？”申雅倩用她那洁白细腻的手指轻轻拍打我的肩头，她如火般的热情瞬间弥漫开来，让人有些手足无措。

她是个性格直爽的女孩，在班里是出

了名的，男生们在背后都戏称她为“火爆姐”。我偷偷地用眼角余光扫视了下四周，压低声音说道：

“有是有，不过……就是有点儿旧了，你不介意吧？”

“哦，那是什么样的车？我是帮朋友借的，能让我瞅瞅吗？”两人一起下楼，来到车棚，那辆车着实破旧，轮胎上布满了锈迹，车把上的油漆早已剥落，车座垫裸露无遗，还有一块破布条耷拉在上面。要把这样的车借给别人，特别是借给一位女孩，我实在是觉得难为情。

“唉，我问了不少人，都说自己要用或者没有，也只能将就一下了，让我推给朋友看看吧。”申雅倩皱了皱她那秀气的眉头，轻轻叹了口气。

不知何时，申雅倩闯进了教室，一边朝我走来，一边大声嚷嚷着：

“就因为你那辆破车，我还被朋友埋怨了一顿。她说她从来没见过这么破的车，说就算在灰堆里也不会去捡。”申雅倩说得如此轻松随意，却深深地刺痛了我的自尊心。

“你再陪我下楼一趟，我要亲自把那辆破车交给你，万一少了什么零件，我可赔不起。”

我感到无地自容。回想起父母曾经毫不留情地责备我：“你这般窝囊，周围找不到一个像你的。”

申雅倩见我一脸异样，也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分了，便悄悄地离开了。楼下只剩下孤零零的我，还有那辆破旧得不成样子的自行车。

“臧夕稳，能否将你的车借我用一？”那声音温婉柔和，宛如天籁，美妙至极。

我简直无法置信自己的双耳，甚至疑心这是否只是幻听？“你愿意出借吗？我

想回家一趟。”这时，我清晰地听见声音自楼上悠悠传来。我仰头向上望去，心中不禁惊讶，竟是郑晓梅。

“你要借车？”不知为何，我内心涌起一股莫名的勇气，大胆地望向她。她稍显羞涩，但随即展颜一笑，脸颊上泛起了红晕。

此刻，我才真正发现，她是如此美丽的女孩，笑起来更是动人心魄，特别是那双大眼睛，闪烁着少女的明媚光芒，透着俏皮的神态，洋溢着活泼的气息。

“这辆旧车你不介意吗？”我故作镇定地问道。郑晓梅扶着栏杆，微笑着摇了摇头，态度温婉而诚挚。

我心中一震，涌起一股强烈的愉悦感。或许，这弥补了之前申雅倩给我带来的心理失衡吧，我眼前的世界仿佛瞬间变得温馨可爱。

我按压了下车轮胎，糟糕，车子没气了！我惊出了一身冷汗，瞬间，满心的遗憾转化为对这辆破车的深切怨恨，恨不得拿起一把大锤，将它砸得稀巴烂，以解心头之恨。我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车……车胎没气了，我……我去给你打点儿气，好吗？”郑晓梅听后含羞一笑。

我边走边默默祈祷，果然，不远处就有一个修车铺，门前坐着一位老大爷，他正在修补一只旧轮胎，旁边空无一人。我心中一阵欣喜，推着车飞奔而去。

“师傅，您好，借您的打气筒用一下行吗？”噢，老大爷为何连连摆手？我心中不禁又是一紧。一问之下，老大爷说打气筒刚刚坏了，他正准备修理呢。

我的心中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这该如何是好呢？郑晓梅正翘首以盼，而我对她的住处仍一无所知，时间已晚，恐怕她

已不再需要这辆自行车了。

尽管如此，我仍未熄灭心中的希望之火，继续推着车前行，足足行进了一里地，终于在一座桥畔寻得另一家修车铺。

我如愿以偿地为车胎打足了气，心中满是欢喜，正准备骑车返程，却不料刚骑出没多远，就传来一声巨响，车胎竟然爆裂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心惊胆战。我感到自己倒霉透顶，恨不得将自行车一脚踢开，就此离去。

尽管我的心仿佛被寒风穿透，但一想到郑晓梅正满怀希望等我的车，我又重新找回了勇气，耐心地修好了自行车。

此时，夕阳已隐没于山后，小鸟仍未归巢，我内心充满了惆怅与失落。

当我走近教学楼前时，心情愈发紧张，生怕她已经离去。我心中暗自思量，她或许已经等不及，自行想办法回去了，以至于我都不敢抬头望向楼上。

然而，令我惊喜的是，郑晓梅依然站在栏杆边。她手中提着一只小巧的手袋，显然已经做好了回家的准备，楼上只剩下她孤零零的身影。她扶着栏杆远眺，显得那般美丽、迷人。恍惚间，我仿佛看到她如同一只即将展翅高飞的小白鸽。

郑晓梅见到我归来，连忙轻盈地走下楼来，脸上绽放出淡淡的微笑：“臧夕稳，真是麻烦你了！”

“不……不，没关系的。”我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像小孩子一样搓着双手。

郑晓梅将小手袋挂在车把上，推着车走了几步，回头对我微微一笑。她说这辆车虽然旧了点，但看上去还挺好骑的。说完，她昂首挺胸，跨上车骑走了。

刹那间，我的内心仿佛被温暖的阳光照耀，变得无比舒畅。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油然而生。



江海交汇处的那片土地，连晨光都带着咸湿的诗意。当第一缕阳光掠过黄海之滨的防海林带，千万片叶子上的露珠便颤动着苏醒了，像无数碎钻在枝头闪烁，又似昨夜星辰坠入人间，在黎明前的薄雾里酝酿着即将迸发的璀璨。

海边的沙滩是晨光最早浸润的画布。潮水退去的滩涂上，赶海人弯下腰肢，身影被朝阳拉得很长，像移动的标点符号，在松软的泥沙上书写着生活的诗篇。远处，渔船的剪影已在海天交界处起伏，渔夫们的号子穿过晨雾，像一串沾着海水的音符，在熹微的晨光里慢慢舒展。

乡间的晨光则是另一种韵致。田埂上的狗尾草挂着露水，像被晨光串起的绿水晶珠帘，轻轻拂过裤腿，便在布料上留下一片湿润的印记。扛着锄头的农人踩过露水浸润的泥土，身后留下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宛如大地的掌纹。他们偶尔直起腰，望着东方渐明的天际，嘴角会不经意间扬起一抹微笑。地头的稻草人戴着旧草帽，在

晨风里轻轻摇晃，仿佛在和路过的云雀打着招呼。云雀的歌声穿过麦田，与远处村落里传来的鸡鸣犬吠交织，谱成一曲质朴的晨光奏鸣曲。

送学的家长们在晨光中流动的温暖。电动车的车灯划破晨雾，后座上的孩子揉着惺忪的睡眼，将脸轻轻贴在父母背上，像雏鸟依偎着鸟巢。学校门口的早点摊早已热气腾腾，烧饼炉子吐着红红的火舌，烧饼在炉火的考验下逐渐走向成熟，香气慢慢地弥漫开来，招引这路过的人们。卖烧饼的大爷熟练地翻着饼，炉子里发出细碎的声响。买烧饼的人们踮着脚，鼻尖上还沾着清晨的凉意，眼睛却紧紧盯着炉子里的美味。当咬下第一口外酥里软的烧饼时，满足的神情便在晨光中绽放。

清洁工的扫帚声是晨光中最朴实的节拍。他们的橘色工作服在街角闪现，像移动的火焰，点亮了渐渐苏醒的街道。扫帚划过地面，卷起几片昨夜的落叶，也扫出了一条通向光明的路。早餐铺里，老板娘正

忙着熬煮海鲜粥，白汽升腾间，虾仁的红、青菜的绿、米粒的白，在晨光中交织成一幅温暖的市井画卷。吃早点的人们围坐在桌前，捧着滚烫的粥碗，看晨雾慢慢散去，看阳光在碗沿上跳跃，听邻桌的大爷说着昨夜的梦，说着今晨的天气，烟火气便在这家长里短中渐渐升腾。

站在高处俯瞰如东的清晨，黄海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在晨光中微微颤动。沙滩、田野、街道，还有早起的人们，都被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边。这晨光不是孤独的辉煌，而是千万种生活的剪影，是赶海人的竹篓里的星光，是农人的锄头上的朝露，是孩子嘴角的饼渣，是清洁工扫帚下的朝阳。

一位诗人说过：“晨光永远是新的，因为每天都有新的眼睛看见它。”在如东的清晨，每一双眼睛都盛着对生活的热爱。赶海人期待着潮涨潮落中的收获，农人盼望着土地里生长的希望，家长们目送着孩子走进校园，清洁工扫出干净的街道，早餐铺的炉火照亮了无数张面孔。这些平凡的日子

常，在晨光中都变得格外动人，因为它们都闪烁着人性的微光，都流淌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

扶海晨光，是江海的馈赠，是生活的诗篇。它告诉我，每个平凡的清晨都值得被珍惜，每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赞美。当晨光渐亮，这篇土地便在朝阳中舒展身躯，我仿佛看见无数个这样的清晨串联成岁月的长河，看见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晨光中播种希望，在暮色里收获幸福，看见无数个日升月落间，这里的人们正带着他们的质朴与坚韧，向着美好的未来缓缓前行。

此刻，海风带来咸湿的气息，远处的渔船已满载而归，校园里传来琅琅书声，街道上的车流渐渐密集。晨光中的如东，像一幅正在展开的画卷，每一笔都饱蘸着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期许。而我，愿做这画卷中的一个点，与千万如东人一起，在晨光中书写属于我们的故事，让每一个日子都闪耀着扶海晨光的温暖与明亮。



今天，芒种时节，邻居一早拍下了我老母亲又在田里劳作的照片，只见母亲弓着腰在田地里忙碌，她头戴旧草帽，脚穿旧得发黄的白球鞋，那件洗得泛白、带着碎花的衣裳，被汗水洩出一道道痕迹，熟悉的场景，让我的心猛地一揪。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生活从未离开过“忙种”二字。春耕时，天还未亮，她就摸黑起床，把冰冷的井水泼在脸上，驱散困意，而后扛着农具迈向田地。田埂上的露水打湿裤脚，她也浑然不觉，一心想着

把种子播进松软的泥土，仿佛那是在孕育一个个珍贵的希望。

夏日炎炎，太阳把大地烤得发烫，母亲依旧在田间穿梭。除草、施肥，每一个动作都带着岁月沉淀的娴熟。她总说，庄稼就像孩子，得精心侍弄。可她自己，却常常在烈日下忘了喝水，累到直不起腰，就随便找个田埂坐下，捶捶酸痛的腰，歇上几分钟，又接着干。

秋收时节，是母亲最“疯狂”的忙碌时刻。金黄的稻谷铺满田野，她的身影在稻

田里弓腰的老母亲

浪里时隐时现。镰刀划破手指是常有的事，简单包扎后，她又继续挥舞镰刀。夜晚，别人都在休息，母亲还在院子里，借着昏黄的灯光，把稻谷脱粒、晾晒，为的就是多收一点粮食，多换一点钱，给家里添些生活必需品。

冬藏时分，母亲也没闲着。她忙着腌制咸菜、熏制腊肉，把秋天收获的蔬菜、肉类妥善保存。还要修整农具，为来年的耕种做准备，仿佛每天只是为下一轮“忙种”积蓄力量的间隙。



以道德立身
以诚信立业
做文明市民

革命圣地延安行（组诗）

吴盛裕

延安

天赐奔来辟壑川，溪流跟进挟崖泉。
宁波筛选清新水，无雨收留点滴涓。
造就高原禾扎寨，扶持岭上木芊眠。
难营百姓安居日，驻下红军别有天。

宝塔山

光芒闪烁耀延安，镇敌宁疆锬未残。
嘉岭书声传雅韵，金人神像守安澜。
红土俯视民情察，碧落高起祸患拦。
圣地伟魂昭日月，崔嵬宝塔耸云端。

安塞腰鼓

红男绿女跳秧歌，黄土雄风若绿荷。
舞步飞旋邀大嫂，棒槌敲击激阿哥。
声洪金鼓催雷雨，飘闪红绸水涌波。
迎家庭前见面礼，铿锵鼓点震心河。

窑洞

依山仗壁筑鸿蒙，挖窟成家度厄穷。
霞彩恬然烧亮眼，春光着意布芳丛。
钟情百姓平安等，转战军民隐蔽攻。
窑洞深深藏故事，柴扉土炕亮蟾宫。

枣园

小小油灯点亮谋，迎来马列进神州。
洞中玉管延真理，窗外刀光照哨楼。
赴险和谈存两手，应邀咏雪压群酋。
黎明路上擎旗引，直下河东火线秋。

王家坪

声响礼堂开盛会，英模庄重享宣彰。
踏平烽火妖氛斩，指点江山横扫匡。
听令撤离谋诱敌，请缨转战解危亡。
桃林诉说风云智，窑洞门前赏古杨。

杨家岭

晨曦染岭战旗扬，窑洞蔬园閃曙光。
雁唳长空前路指，风鸣岭上目标襄。
礼堂合璧留名迹，军帐明灯照启航。
五马齐驱头领引，白毛女剧导新章。

南泥湾

翠岚坡原绿水畴，羊群岭上啃葱芊。
高粱昂首迎秋醉，稻谷欢颜历厦嫣。
战乱抛荒禽兽野，军屯播光米粮川。
仅凭镐把晨昏垦，丰沃南泥亮眼前。

观梅园（外二首）

葛家华

是男人
是女人
是公认的美人
是华夏的骄傲
戏里戏外
神一样传说
一塑雕像
将辉煌从头像写

泛舟凤城河

与如泰河一脉相承
凤凰飞落的凤城河
说着800年传奇
桃花扇起春风
挑逗游人
轻舟载满两岸的故事
听由解说
一层层把神秘揭开
略过前方的风景
飞落身后的惊叹
又一同交织

机器人

许是
真的有缘
急行数百里
只为一睹你芳容
害羞的你却不发一言
埋头干着自己的事
不想扰乱你的心房
也无人赶超你的敬业
今世有缘 闻香又醉
年轻的豪言在你起伏间
一步步将人类碾压